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朱子語類(僴錄)凡事祇循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所以罕言者恐人求之則害義矣

又(僴錄)孔子於易說利者義之和利物足以和義祇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

又(賀孫錄)利若祇說與人未必知以義爲利之意卻祇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

君此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不為不後其君而行義

又時舉錄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理也人之所以夭壽窮通者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

陳定宇曰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慮學者没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躐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宏大其為慮遠矣

金仁山曰夫子皆罕言者防其流之獘且夫子而常

言利學者或流爲功利之說常言命學者或流爲莊氏之說常言仁學者或流爲佛氏之說矣語錄曰言仁之獘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

許白雲曰利凡利益利便財利皆是君子見義則爲不暇計較利己有殺身以成仁者若言利安能及此天之賦於人者謂之命有以理言者仁義禮智之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智愚賢不肖富貧天壽之數是也理精微難見不可以一言舉知氣者非君子所尚蓋事當見義而行若委之命則廢人事而爲學變化之功亦無用矣孔門問仁皆是問行仁之方而夫子荅之皆是進修之目未嘗以仁之全體切切言之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問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李厚菴曰聖人之或默或語無非教者如此章荅語非姑以謙辭塞黨人之言葢汎濫而不精於一誠學者大病聖人雖不然然黨人既有是言則直受之而已六藝莫麤於射御而御較射又麤學無精麤而必由麤者始人之為學往往馳心高妙而有不屑卑近之過此子游所以薄灑埽應對為末節而見譏於子夏也聞人言而思所執一則虛受反己二則教弟子守約務近非苟為謙而已也

王已山曰聖人望道迫故所見無邇言取理精故所攻無小物聖人初不自知其為謙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饒雙峰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

黜格菴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綱五常者歷萬世而不容易也

焦廣期曰儉吾從衆非謂冕服事小不若拜下之禮大故俯而從之正以變古而不戾於禮故聖人有取焉耳若使變爲詭奇之服聖人豈以其事小而從之哉

王已山曰君臣之分森嚴尺寸不可踰越以拜下之禮而敢於拜上褻君甚矣誅其心曰泰也豈復較量從違其曰雖違衆者非重於違衆而爲抑揚之辭乃正見從下之斷然褻所同惑耳

劉楚楨曰麻者枲麻績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紼冕篇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二秊疏論語麻冕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爲幹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綖此冕用麻之制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一升八十縷三十升是二千四百縷鄭依漢制推古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尺二寸布廣之度容二千四百縷是細密難成也

江愼修永曰麻冕朱子依古注釋爲緇布冠冠者皆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非謂冠禮之緇布冠也

記云麻不加於釆冕服既用絲何以覆板之繼猶用

麻白虎通云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

也後易以純正與服相稱夫子從之不謂其稱而取

其功之省約可知古人非不知衣冠相稱也但欲不

忘女工之始目雖變古而無害於義又有省功之便

故可從

黄薇香曰拜下之禮見於覲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

夫禮聘禮諸篇爲詳淩次仲曰凡臣與君行禮皆堂

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凡君待以客禮下拜

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淩氏說是也以覲禮言之覲之

時入門右再拜稽首肻之時中庭奠幣再拜稽首升

致命王撫玉亦降階再拜稽首內袒請辠之時入門

右再拜稽首凡經曰降階曰中庭曰門右皆拜下也
其以客禮待之者入覲之時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
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肉袒請辠後入門左王勞之再
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車服之時降兩
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此皆先拜下君使人
辭之復拜於堂上也以燕禮大射儀言之燕禮主人
獻公之時主人自酢於公之時獻畢二人媵爵於公
之時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之時
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大射儀同皆拜下也
其以客禮待之者燕禮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之
時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賓
媵觚於公之時公爲士舉旅行酬之時降洗升酌膳

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大射儀同此皆先拜下君使人辭之復拜堂上也以公食大夫禮言之納賓之時賓入門左再拜稽首侑賓之後賓入門左再拜稽首其拜賜於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注朝謂大門外此皆異國之臣行拜下之正禮也其有降拜然後升成拜者拜至之時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荅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也有降而未拜君親辭之即升拜者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不言成拜下未拜也客禮也以聘禮言之賓覿先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上介覿及

士介覿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於中庭再拜稽首禮畢送賓及大門內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皆下拜之正禮也其禮賓之時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覿之時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即升拜也客禮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朱子語類錄可學 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是己之私意

又錄人傑 凡起意作一事便用必期之望所期之事或

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我之患

又端蒙錄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

朱子論語或問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

黄勉齋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止水而一豪之係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

陳定宇曰集註以常人之私細分之以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皆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

節數也聖人之心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日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

薛敬軒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孫夏峰曰意必固我乃有心人之所以託於世以自見而賢者則必欲克治之滅於東而生於西四者有一焉皆所以累心也惟聖人心與太虛同體故於四者絕之盡物來順應不費一毫安排人見爲人也純乎天而人不與一天之道也

王船山曰蓋意生於心而心全乎理以應天下功之

成否聽乎時數道之屈伸因乎物變德成業著以代天理物而不自居毋宅渾然一理之在中而已合夫子之迹以驗夫子之心有如是者嗚呼不可及已

焦廣期曰子絕四但云毋私或云毋我亦可記者乃更剖分爲四蓋從常人心術隱微處體察見人人有此四者最難凈盡聖人乃全體晶瑩循環周流莫非天理故記之如此

又曰不但常人意必固我之私聖人毋之即伯夷之淸伊尹之任栁下之和未免倚於一偏是亦所謂意必固我也孔子則毋可毋不可時中而已安得更有此四者此所以爲毋之盡也

夏用九曰朱子云絕毋之盡者此是徹骨說出是聖

人心體上事無纖豪繫累若顏子克己便說不得絕字此地位峻絕學者無可著力處學者須學顏子程子云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公言克己也

彭魯岡曰司馬文正云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人出處語默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矣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矣其必此解極合

子畏於匡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朱子語類錄大雅問文是道否曰道安得有喪未喪文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留意葢古之聖人旣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

可攷

陳安卿曰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己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而又必有戒懼之心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

何北山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入散亾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斯文者也

王船山曰道不盡於文也而用於天下以使人異於禽君子異於野人則唯文足以辨之天以開中國之天下使立人極而成位乎中故五帝三王興而詩書

禮樂爻象疇範以次而立至於文王而大備文王以上之聖人皆見諸行事而以君道立治統文亷以加矣守之萬世而莫能易矣後世之天下文存則泰文喪則否聖王不作而誰與傳之故於治統欲絕之際篤生夫子修明之以教萬世其任之重蔑以加矣是天之所以爲天而與日星雲漢風雨露雷昭垂於萬古者也夫子知其然而於遇難之際顯其所自信以示從游者焉

劉悲楨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

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
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是孔子此語爲解慰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
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左
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
長垣縣西南此匡爲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侵鄭取
綿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爲鄭邑
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杜
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爲宋邑也莊子秋水
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說苑雜言篇言孔子之宋
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爲宋

邑世家言匡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
衛然後得去則以匡爲衛邑然以陽虎暴匡之事求
之衛宋皆無可攷毛氏奇齡曰案春秋傳公侵鄭取
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
不假道反穿城而躪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
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
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刻就其穿垣而入之世家顏
刻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刻
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即圍師入
城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已爲衛所取
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
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魯所取然恐魯終

不能有則仍屬鄭曰莊子言宋人圍孔子數匝而絃歌不輟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辠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辠也命也子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此當日實事葢感之以絃歌不待自辨而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於甯武子然後得去此

傳聞之誤豪不足據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

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朱子語類錄柄大宰以多能爲聖固非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

彭釐岡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實不在多子貢猶有多能之見存故夫子沒言之其未嘗不多者以其時可能則能之非其時卽不必能不能何損於君子子貢說又多能視藝爲道外之餘事矣不知輕重緩急或爲或不爲皆是率性道外又有何事故曰一貫一

故時

王船山曰聖人之道唯聖人自知之其不知者執末而忘其本其知者知聖人之立本以統末而未能知聖人之因時而體道故聖人隱矣　夫子貢之言本以統末其於道得矣乃聖有多能者有不必多能者夫子固以多能異於往聖而非以多能之有加於往聖也此聖之時唯聖自知之旨故聞之而言曰夫大宰知我多能之故乎趣所因而多能是即以多能為佐聖之功非我志也若學聖而因以多能是聖以多能為效非聖道也求之聖而不知多能之由求之我而多能之故見矣何也吾少也賤也立人道之大綱修人紀之大原以行斯道於天下者雖有志焉而非

其事故不敢自遜而見鄙事者亦道之所不廢因而習之遂多能耳夫我雖不敢言聖而固自命以君子矣君子者存之心而官天地府萬物者在焉施諸行而宰羣動制百爲者在焉何有於鄙事哉不多也觀夫子之自言而聖人宰萬物而不勞之大用可知矣聖人之素位自盡而自彊不息之功可知矣聖人之因時修道而用舍各有體備之天理可知矣記者恐學者之不察以夫子但以辭大宰之戲爲自謙之權辭故記琴牢之言以徵聖人自知自信果如是者則與少賤多能之訓合而非一時之權辭矣

用誥謹案此與上條皆以少賤多能爲聖人之因時體道較集注義更深一層

李厚菴曰前荅黨人則欲專於執御之卑此荅大宰又言不賢鄙事意似相反而實相貫黨人譽夫子以博學就藝言之故因所謂無所成名者而審所執焉克勤小物亦學也專精於一而不務博者學之要也大宰因多能而譽夫子以聖則不知有德藝之分故不讓多能之名而爲之明君子之學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務本而不急末者尤學之要也聖人之因人問荅莫非至理固如此

楊賓實曰堯舜孔子自是性之之聖天縱之云恰得至聖分量且分別聖與多能本末不混故偁夫子以子貢之言爲當然聖人人皆可學而至而聖人之所以爲聖多能不多能非所論也天縱之名及又多能

之語均非所以立教故言多能不足賢聖學不尙多
以曉之不多卽中庸問政章所謂一所謂誠在人眞
知而篤志之目
又曰多能在聖人爲道器合一所謂克勤小物是也
何一非誠何者非仁若非聖人之誠體物而不可遺
仁體事而無不在則特鄙事而已以其滯於名物之
麤形器之末故曰鄙也事無鄙無大人君子之神而
明之則鄙目
黃薇香曰大宰之問注疏家謂聖人宜務大忽小大
宰疑其多能於小藝此說與下節知我之文爲合皇
疏引欒肇說云大宰見多能而疑爲聖集注同欒是
以才識精至謂之聖也洪範言五事聖與肅乂哲謀

並列多方聖與狂對秦誓人之彥聖周禮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以教萬民皆並列諸文中詩曰母氏聖善又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曰或聖或否春秋傳偁八愷曰齊聖廣淵又偁臧文仲爲聖此類皆是也聖之名自夫子贊易以暨論語之文別加推闡後儒始知聖義獨大孟子亦尊言聖然以伯夷爲隘而曰聖之清以柳下惠爲不恭而曰聖之和此以偏造其極者爲聖後世有艸聖書聖棊聖凡曲藝中亦有聖名此以一藝造極侔之爲聖也然則注家謂大宰以多能爲聖於義亦通特未得盡夫子之聖旨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朱子文集荅江德功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己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祇是如此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元妙虛浮之說也

金仁山曰語錄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此章上必有說或因人譽己之知而謙言如此

王方麓曰大抵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咸備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不通此豈人所易測惟其見於問荅之閒者無問賢愚各隨其分量所及無不盡誠以告所謂兩端者就其問之所及事理所當然必爲之傾盡人見聖人如此因言聖人無所不知聖人言非無所不知但於教人之際則如此耳

芮嵩子曰凡人自視若無所不知至於教人反多厭倦遇淵博穎悟之士猶將誇矜見所長若乃樸陋之夫則亦姑且應之而已聖人則自視若一無所知至於教人必盡誠爲之無論成德達材之徒指示無隱即空空之鄙夫必將究其發問之意爲之斷其是非疑似而歸於一遂雖傾囷倒廩所不惜也豈非天地父母之度歟

王船山曰教人之術莫患乎恃其一端之見信以爲道在於是而秘相傳說不論學者之高下所問之淺深而一以私意爲成說強天下以從己而道遂爲天下裂夫子教思無窮而恐學者疑其有獨得之解以求之於密相授受之機乃自言其所以教者示人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陳定宇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發歎也麟出似矣而踣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時乎

王船山曰聖人而在下位則必有明王作而後道可行於天下聖如夫子則不必有虞羲舜文之主而但有能用聖人者即可輔之以開一代之治而建萬世之盛與虞羲舜文而比隆使天而有意焉則氣機之感有先見其端者矣時既不然而夫子以老故歎之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朱子語類蓋卿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

饒雙峰曰范氏說外之作與趨皆由其內之哀有感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聖人內雖如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內如此外亦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內不如此而外如此者僞也內如此而外不如此者誠未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如一

刁蒙吉曰必作必趨此聖人之敬心內外合一者也而尹氏獨舉而歸之於誠蓋誠合內外而後敬合內外此探本窮源之論也

陸稼書曰謝顯道嘗令朱子發聽說論語皆舉此章

及師冕章曰聖人之道兼微顯兼內外由灑埽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祗如此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朱子語類義剛錄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做來做去不到聖人處做得緊又太過放慢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皆是此道理

又寓錄問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是說難學譬喻如此

又僩錄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是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恰好之道理所以不可及如恭而安是聖人不可及處著意去學便恭而不安此其所以不

可能

又道夫錄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

又賀孫錄須看夫子循循善誘之意患如何聖人教人要緊祗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

又廣錄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祗此兩事須互相發明約禮功深則博文愈明博文功至則約禮愈密

又人傑錄博文之功固多約禮則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誾誾與

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莫不中節

又德明錄問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不息不勉從容自中處顏子必思而後得勉而後中所以未至其地曰才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及

又安卿錄問程子曰到此地位至著力不得何謂也曰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此處如何用力祇敦後自然如此否橫渠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敦之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朱子文集答廖子晦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功夫不可間斷耳

又荅王季和 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說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

又荅陳安卿 問高堅前後大槩是譬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執捉也然攷其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

平日用行事之近高是理義原頭上達處堅是理義節會難攻處前後是理義變化不居處仰者望而冀及之貌鑽者鑿而求通之意瞻則視之方微見也忽則視之又未定也此正用功憤悶懇篤之際而萬疑畢湊欲融未融之時也所謂欲罷之意亦易萌於此矣而夫子在前卻循循善誘而教有其序既博我以文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禮使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己至此則高堅前後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可從入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說懌雖欲罷而自不能已於是又即仰鑽博約之功所未精密而猶可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

然後向之所以爲高堅前後者始瞭然盡在目前眞
見其全體之實卓爾直立於其所昭著親切端的塙
定而無纖豪疑礙遊遁之處矣然欲更進一步實與
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則無所由蓋前此猶可用力
此則自大而躋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勉所未達者
一間非人力之所能爲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
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
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曰卓爾卽是前日高堅前後
者今看得塙定卓然爾如巍巍高者今從頭徹底皆
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遊遁節會堅者今皆融泮
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捉摸兩不
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

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
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黄勉齋曰顏子之見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以其不
可窺測也故言之者往往流於恍惚無所據依之地
敢於為言者反借佛老之說以議聖人其不敢者則
委之於虛無不可測論之域惟吳氏以為亦在日用
行事之間者最為切實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
可幾及然亦不過情性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
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
受取舍以至政事設施之間無非道之寓其所謂高
堅前後者宅人於此或未能無纖豪之私或未能達
義理之正或未能通權變之宜或未能及從容之妙

故仰之但見其高鑽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而無定
所也顏子用力亦不過於博文約禮之間而竭其力
則見益精行益熟而於聖人性情動容以至政事設
施之類皆有以見其當然之則卓然立乎其間自初
非有深遠不可窮詰之事也

趙鐵峰曰語錄曰高堅前後祇是中庸不可能記仲
尼燕居云子貢問曰敢問何以爲此中也子曰禮乎
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故此章歸重於約我以禮

王石渠曰顏子領夫子博約之教有得之後追述在
前未領聖教之時以聖道爲高也仰之則彌高而不
可見以爲堅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瞻之若在前
忽焉若在後蓋言己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

也

高景逸曰此章向爲注中高堅歬後語道體也一句所疑及味程子之言乃始躍然程子曰此顏子撰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葢喟然之歎歎夫子非歎道體道體古今聖凡所同夫子古來聖人皆出故仰之彌高甚階可升鑽之彌堅甚門可入在歬在後甚定本可據祇顏子能知之亦惟顏子能學之幸得夫子循循善誘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方知夫子雖神妙亦從此來此卽夫子之階梯夫子之門戶夫子之定本博約得一分見得夫子一分博約得十分見得夫子十分至竭才之後夫子眞面目眞精神徹底呈露卓然立於吾歬矣然見得愈親切覺得愈神妙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此所以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也末節是申明首節竭才正是仰鑽卓立
正是瞻前末由正是忽後也
王船山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顏子既非懸空擬一道形影而言之又實爲有指思
及此然後知朱子之言眞授膂者以目也朱子云不
是別有物事則既足以破懸空擬道形影者之妄又
云祇是做來做去不到聖人處則現前將聖人立一
法則而非聖所指矣要此章是顏子自言其學聖之
功而非以論道聖人之聖行不與祇此語默動靜擬
議而成變化便是天理流行如云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亦止在身心上體認得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之事

非有一性焉命焉如釋氏之欲見之也夫子義精仁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故卽作止言動之間皆自然合符而其不可及者卽爲高不能違者卽爲堅不可執一以求者卽爲在前而在後卽如鄙夫之問叩兩端而竭見齊衰者冕衣裳者瞽者而必作必趨感斯應應斯善善必至至善必不息不息而化此所謂彌高彌堅忽焉在後者矣顏子親承夫子甚行不與之教故專壹以學聖爲己事朱子深知顏子之學而直以學聖言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彼汎言道而億道之如此其高堅甚定者眞釀蜜以爲毒也

用詰謹案集注引胡氏高堅前後語道體也

二語或問語類中甚一語及此者高氏王氏

辨之是矣至高氏謂末節申明省節爾高爾

堅在前在後之義不如從集注以省節爲歎

夫子之道之不可及次節言夫子之教之善

末節言己學之所至於義爲長

胡敬齋曰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無以明諸心

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

邢楚望敬曰約禮不外主敬蓋以敬履事之謂禮以

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就世間綱紀倫物上著眼故由

禮入

張楊園曰博文約禮非先博後約隨學隨約所學方

有用力處方有得力處如詩書執禮是博文事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卽是約禮事如教子弟誦詩辨句

學射御是博文事學幼儀灑埽應對進退卽是約禮
事矣日用行習無非是物所以欲罷不能也
楊賓實曰博我以文擴其內之精神於外也約我以
禮卽外之節文以繩約我也約非反約之約乃繩束
之謂禮有三百三千以之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所謂約也豈反於一本之謂哉
夏用九曰爲學祇知行兩端相須並進易所謂知崇
禮卑也博我以文是知崇事約我以禮是禮卑事
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尋
討捉摸形而上者不得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教其
從形而下者做起
劉直齋曰朱子說如有所立卓爾曰卓爾是聖人之

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又曰此卓爾事事有在內亦如一以貫之相似自前說觀之卓爾是大德敦化也自後說觀之卓爾又是小德川流也

夏用九曰如有所立卓爾日用事物之間莫不有其當然之理隨其所在而精察之各得其所止也

焦廣期曰既竭吾才是顏子自言其悉一毫偸惰處非謂博文約禮做得已盡更悉遏撼也

又曰欲從末由著力不得是著不得勉彊之力非悉可做功夫處祇休也功夫更入細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此中消息愈微耳

何義門曰顏子亦向下學處精察力行到後方卓然見夫子動容周旋莫非天理流行祇是此大本中出

目

黄薇香曰如有所立卓爾依古注所立卓爾四字連讀猶言卓然獨立也如者轉語詞而也若也卓爾高貌鄭君注以為絕望之詞言我既竭力於博約矣若聖道之卓然獨立者猶欲從末由也揚子法言學行篇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釋楊氏本義亦以卓爾為殊絕之稱注引程子曰直是峻絕此本古注也欲從末由注引楊說云末達一間本於揚子法言問神篇其以未達在大而化之者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程子曰顏子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是楊說所本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費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朱子語類甾錄子路尊聖人恥於費臣而爲之一時不能循道理于路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祇有一豪不誠便是詐也

輔漢卿曰旣席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義理之不可犯如此

葉知道味道曰大夫之簀曾子不敢以死費臣而爲有臣夫子不敢以葬

許白雲曰行詐祇是不誠意患子路忠信剛決但知上稍欠此學實是敬畏其師便決於行不知其失然

凡事稍有違理便是不誠非故意用詐之辠夫子言久矣哉由之行詐是責其平昔任意便行至失理也

胡雲峰曰天即理也無臣而為有臣理之不可誣即天之不可欺夫子平生所存無一念非天理所為無一事非天理於其歿也而為非理之葬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汪雙池曰子貢病在求字然子貢非枉求者第覺出於有心耳夫子待賈即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用世之心與樂道之常自並行而不背也

黃薇香曰求擇也非衒賣之謂也姚秋農謂端木氏安得有貶道干時之請以夫子之不仕迹疑於藏故

以爲諸言夫子言沽之言待賈自爲問荅之辭不衒

賣亦非秘藏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九夷之說曰邢以爲九夷蓋元菟樂浪高驪之屬而胡氏亦曰君子指箕子也箕子居於遼東九夷之地其敎條風俗至漢猶存夫子之時又當純固此說蓋出於班固然恐非聖人之本意也洪氏以爲書有淮夷徐戎蓋徐州莒魯之閒有東夷襍居中國者亦未詳孰是也　程子所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者聖人之事也張子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者學者之事也范尹襍之則失其旨矣

王船山曰周衰典廢小國諸侯介在遐徼憚於盟會

征伐之亟賦不能備禮自降而從夷則人亦以夷目之而發東海濱本有夷屬故尚書偁萊夷今登萊地孔子卻萊人曰夷不亂華是已又左傳陳轅濤塗曰觀兵於東夷杜預解曰郯莒徐夷也傳又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春秋經曰介葛盧來杜預解曰介東夷國也經又曰取根牟杜預解曰根牟東夷國也傳又曰君信蠻夷之訴謂邾莒也詩曰淮夷來求毛傳曰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者也春秋傳淮夷病杞故凡此之屬皆謂之夷則九夷者東方九小國耳後漢書東夷傳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卽目此也以其僻小儉陋降從夷禮故曰陋

黄薇香曰說文羋部羌字下云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異種也西南僰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惟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許說東夷之風俗如此漢書地理志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於海欲居九夷又後漢書東夷傳曰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有君子不死之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諸說皆與許說符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許白雲曰朱子詩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

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爲之更定使復其本

胡雲峰曰詩樂分言之樂必幾錯失次然後有正之名詩必幾錯失次然後有各得其所之說正樂是正聲音正詩是正篇次合而言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樂自不得相離正樂之聲音亦必自正詩始非徒正詩之篇次而已也

王船山曰葢於樂之音容必於相得律呂必於相應朝廟鄉國必於相稱者一一爲正之而淫聲不干僭亂不容然後六代之音各如其度樂乃正矣夫樂之未正其明明不可亂而亂者如升歌合樂之詩爲雅

爲頌且不得其所有文可攷有義可辨者且乖亂迭
紀而況迭字之聲迭聲之節哉樂正矣則雅有雅之
所頌有頌之所不相褻也雅各有所合用之雅頌各
有所合用之頌不相越也配笙鏞而相得合升歌下
管而文與情相諧以郊以禘以羣祀以燕以饗以賂
荅辭與音叶則義與辭宜而情與義比樂之不可不
正不於此益著哉

斐西淇 宸英 曰大司樂以樂語敎國子興道諷誦言
語注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文王世子春誦謂
歌樂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
節之詩古者謂之樂語又謂之歌樂蓋樂主人聲而
文之以金石管絃八音之器其實八音之器之聲由

人聲而準故樂必以詩為本俾詩者亦必言樂詩與樂一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即指雅頌其曰正即得所也古之教學者之詩必以誦節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管絃八音之奏故春誦夏必絃絃誦者凡皆以習樂也習樂而詩在其中矣孔子曰誦詩三百孟子亦曰誦其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有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

黃薇香曰以左傳言之如魯宴甯武子之用彤弓晉

晉叔孫穆子之以肆夏文王又辭以禘樂晉賓此皆用雅頌之失所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杜注謂是楚樂歌之次第此疑雅頌之失所者其它影響附會之談從爲時文家取材者豈可引爲經據哉至雅頌得所之攷讀者亦宜分析式三謂各得其所定其體之分辨其用之異而已詩之分體者何頌者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魯頌主詠僖公功德亦用於魯廟者也臣工遣於廟噫嘻以祈穀可爲頌不可爲雅者以其爲祭祀而作也雅爲朝廷獻替之詩言王政之所由廢興其有大小雅者正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此歌述

道德之大而近於頌者為大體正小雅所陳飲食賓客賞勞羣臣遣使睦鄰秉鉞專征歌其事功之一端而近於南豳者為小體詩體既殊樂音亦異大序所謂政有大小者也其變雅之作用大雅之音者屬之大雅用小雅之音者屬之小雅不復由政之大小象山姜氏曰政有大小以正雅言之周公之所定也據音以定大小以變雅言之史官之所由分也正大雅㑹文武成王之修德凝命而大綱大紀兼不並包故同一求賢而卷阿之彌性主百神而嗣先公自大於小雅之得賢才而燕喜矣同一㑹顒而既醉之太平進以高朗令終自大於蓼蕭湛露之同樂矣詩兼優劣義有偏全也葢詩之本體如此詩之異用者何約

鄭君孔氏說以言之樂之制天子用頌與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鄉樂此用樂之正燕禮爲諸侯之禮云遂歌鄉樂以見諸侯之用小雅爲正鄉飲酒爲大夫賓與之禮云乃合樂關雎鵲巢不言鄉樂以見大夫之用鄉樂爲正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不笙不歌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閒不合樂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鄉樂爲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而大雅頌爲天子之樂可知然而言賓或上取者天子言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言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蓋歌者在上其合樂在堂下故降於升歌一等鄉飲

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是也燕賓或下就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不用大雅也或曰肆夏繁遏渠宗廟及配天之詩左傳云晉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國家受命之詩而傳云兩君相見用之三家雝徹夫子所譏而燕居篇記孔子之言曰兩君相見升歌淸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雝徹以振羽因以知春秋之禮非古而禮經殘闕踳駮多不可信且據燕禮云若舞則勺是諸侯之於臣得用勺何也曰三夏之說不可攷客出以雝或取辟公肅雝之義而節歌之燕禮之用勺或專用其舞不用頌詩淸廟振羽所謂上取者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

困何有於我哉

朱子語類錄必大 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功夫愈精密道理愈㴱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盖德知雖高踐履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

孫夏峰曰此所謂庸德也何有於我行之而不敢不勉之意下學上達正在斯

尹元孚曰聖賢至理祇在人倫日用庸德庸行上講求愈平愈細愈近愈難常人最易忽略處正聖心關加惕厲處不可但作謙辭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朱子語類錄廣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為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二是役於欲人須是窮理使無一理之不明克己使無一私之或作此兩段功夫皆歸在敬故明道云其要祇在謹獨曰固是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

又錄過程子與道為體之語言道無形體可見祇看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顯顯者乃是與道為體

又節錄問與道爲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否曰然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一體也自彊不息者君子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

但范氏說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

夏用九曰天理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偶於川上發之

呂涇野曰逝者如斯夫子見齊衰者冕者與瞽者過趨坐作無兩心其純亦不已便是如此學者須是自彊不息體此行之

林次崖曰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語道欲人因此悟道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於日用事物之閒以遏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

薛敬軒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毫間斷處

王船山曰程子此道體也句未免太盡朱子因有此四者乃見無聲無臭者兩句亦須活看竟將此不舍晝夜者盡無聲無臭之藏則不可易象於坎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於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看來祇是如此集注云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初不打併道理盡在內夫子說逝者如斯逝亦天地化理之一端有逝則有止有動則有靜有變則有合有幾則有誠若說天地之化斯道之體無不如此水之逝而不舍則莊子藏山釋氏剎那之說矣於動幾見其不息者於靜誠亦見其不遷程子天德王道之

言亦就動幾推勘到極處而其云慎獨則亦以研動
察之幾而不足以該靜存審矣程子推廣極大朱子
似不盡宗其說故有愚案云云一段想來不消如此
張皇禮云安安而能遷夫子曰主忠信徙義方是十
成具足之道理

又曰程子君子法之四字與與道爲體之說參差不
合新安祖此說云故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
然不息而法之愈成泥滯慶源人能卽此而有發焉
一句方得脗合川流既與道爲體逝者卽道體之本
然川流體道有其逝者之不舍道體之在人心亦自
有其逝者不待以道爲成型而法之此逝者浩浩於
兩間豈但水爲然哉　逝者二字是統說斯字方指

水如斯者言天理之逝亦如斯人心之幾亦如斯也此聖人見徹內外備道於身之語目刻刻有可視之明耳刻刻有可聽之聰入即事父兄出即事公卿此皆逝者之不舍晝夜也　君子以自彊不息是用天德不是淡水水之不舍晝夜是得天德一分剛健處逝者天德之化迹也於水亦有於人亦有到水上祇做得不舍晝夜於人更覺光輝發越一倍日新天德活潑充塞兩間日行身內不之察識而察識夫水亦以末矣

張楊園曰夫子偶於川上有感而發非是川而外遂不足以見造化也天地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非是物

又曰天地之化往過來續不舍晝夜無物不然驗之人身毛髮肌膚驗之艸木枝葉花實遷禪密移都無一息之停學者體此革以去故鼎以取新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進德唯日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則幾矣

焦廣期曰鳶飛魚躍見道之無物不有不舍晝夜見道之無時不然然中庸亦有無時不然意論語亦有無物不有意學者須隨事精察力行而體之以不息

曾子之言弘毅是也

黃薇香曰逝流行也曰逝者也曰如斯夫言凡逝者言凡逝者也曰如斯夫

言凡流行者如斯也九字爲句逝者二字略逗此以水之不息明天地氣化之流行欲學者有至誠無息

之功也
王伯厚曰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
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
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
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許白雲曰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
修以成己德此與大學比喻同祇是勉人須實好德
胡雲峰曰好是懿德本出於秉彛之性若夫好色則
汩於情矣汩於情者皆誠而出於性者反不能誠此
所謂道心之微而人心之危也
鹿伯順曰此言揭人肺腑隱微之病體驗之乃見其

言之至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胡雲峰曰此章當與川逝章同看往卽逝止卽舍川之流有往無止人之心有往有止是道體本自無息而人之心自不能與道爲不息也

鹿伯順曰數章似相貫串大槩當進不當止之義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朱子語類時舉錄語之而不惰惟於行上見其不惰

又義剛錄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

又錄錄顏子聽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它人聽過半

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胡雲峰曰大抵上章語之而不惰是顏子之心如川流不舍晝夜此章見其進未見其止是顏子之用力不肯如爲山之未成一簣而止也

焦廣期曰潘岳楊仲武誄云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以止爲已是知進止與前爲山章同義不云止於極至之地

用誥謹案集解引包氏云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以止爲已古解如是張子及謝楊氏則以止爲極至之地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胡雲峰曰上歎顏子之學之進此則歎學者之不能進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　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

黃勉齋曰前兩句激厲之也後兩句戒飭之也聖人於後學拳拳如此

焦廣期曰末二句為後生說法耳非為四十五十人說法也猶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正為有為者言之耳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

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朱子語類植錄問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孟子論太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說若不知繹則從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從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曰集注中舉楊氏說亦好

輔漢卿曰從汝語說與言秉彝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彊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甚之

湛甘泉若水曰說而不繹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

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卽錮蔽日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祇是不繹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著手

焦廣期曰法語巽言所施之異者或視其人與其事之不同也法言要事於繹繹者亦歸於改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輔漢卿曰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要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

饒雙峰曰此是教人立志

陳定宇曰志公而意私志擠奪於私意祇可言意且

李密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其斐可奪乎

胡雲峰曰自逝川而下至此凡十章皆勉人爲學然學莫先於立志有志則進必如川流之不已無志則止必如爲山而弗成故凡學而卒爲外物所奪者無志者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朱子論語或問曾氏以爲子路尚志而忘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意亦善

朱子語類當錄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

甚

許白雲曰衣敝緼袍而不恥舉一端以見子路之心不爲貧富動非謂子路之德專見於此也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亦是舉凡而言大抵飾於身者往往以不及人爲恥如士志於道章有自貶其貧之意此是貧富相對言外物來鑠於我人則易動其心而乃不恥子路所以爲賢也此見子路心正氣全達命安分樂己之貧而不知人之富略不以此事芥蒂於心惟見道義之安自可與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章合看可見子路氣象之全

馮厚齋曰與衣狐貉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身得不與之

朱柏廬曰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況狐貉敝袍貧則敝緼富則狐貉敝緼非損狐貉非加此正事物當然之理故由也不恥可進於道

趙格菴曰忮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

陳器之曰問衣敝緼袍章子路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道如此至於在陳絕糧如何便慍見曰子路與朋友共不忮不求於名利得失事已都除矣子路終身誦之而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便見聖人會斷煉人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也上段審富貴安貧賤是取舍之分明下段造次顛沛必於是是存養之功

密子路不以富貴動其心雖是明得取舍至於縕糧是逆境事非樂天者不能處此子路存養之功未密顛沛處卻又違仁

王船山曰蓋不以貧爲恥者入道之始事而研幾之深乃以樂天見道之廣乃以安土君子終日由之而以處憂患之世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好學深思者固不足以知其所至也

汪雙池曰夫子因其不恥而推及不忮不求望其以不忮不求而一於求道子路會意祇凡事要不忮不求故誦之若將終身但不忮求豈善中止境此是其再進處亦是其存養不入細處視子貢之切磋琢磨終遜一地矣子曰何足以臧所以啟其志非徒抑之

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楊賓實曰此章語意猶云處邪世然後知周於德者之不能亂也若非松柏則何以處歲寒乎乃勉學者當自立意若感慨後知恐非不怨不尤不知不慍之意當以夫子平日教人之旨求之可耳

王船山曰夫子此言可以表志士仁人之節可以示知人任重之方可以著君子畜德立本之學可以通天下吉凶險阻之故一感物而衆理具焉在乎人之善體之而已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朱子語類泳錄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

在我何憂之有
又方子錄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人卒然遇事未有道理應之便不免有憂
又泳錄氣足以助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
又銖錄問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亦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先爲
又壽錄有仁知而後有勇然仁知又少勇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有勇方能守得到頭若無勇則雖有仁知

少間亦恐放倒

朱子文集答石子重問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胡伯量曰理公而欲私迭爲勝負公理而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亦或未免惟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爲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茲其所以不憂也

焦廣期曰學以知爲先如子路有聞斯行以乘桴爲喜豈不可爲勇者不懼而聖人有暴虎馮河之戒蓋其果於自信自謂不惑而所不知者正多是知知仁

勇須兼備非各自一人事而可優入成德之域者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
朱子語類僴錄問權是義否曰權是用義者問中是時
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秤
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又錄時舉問程子云權者言秤錘之義也何物以爲權
義是也然亦祇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
何此義如何看曰此如人犯一辠性之剛者以爲可
誅性之寛者以爲可恕槩之以義皆未合宜此則全
在權量之精審欲其權量精審是其平日涵養本原
此心虚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審

又偶錄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祇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蓋經者存得大法正當之道理而已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爲貴者權權者卽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亦有反經之時節祇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經有所執立矣卻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

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

又泳錄經自經權自權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

又植錄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事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共時合如此做方好

又祖道錄或云權莫是中否曰是此一時之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

又燾錄經者道之常也權者道之變也道是統體貫乎經與權所謂經衆人與學者皆能循之至於權則非聖賢不能行也

又賀孫錄義字大包得經與權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區處御變常法區處固是權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通其變

用語謹案語類僩錄問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海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此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權字重亦有深淺也又錄問伊川以權祇是經蓋事事物物上稱量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經也若論堯舜禪遜湯

武放伐此又是大者是所謂反經合道者也
曰祇一般但有大小之異耳然權雖有大小
皆不外權輕重使合義故曰祇一般處變之
權非常之事尤難於事事皆用之權故曰有
深淺大小之異陳安卿曰權有以一節言者
有以全體言者自一節言則如時中之類亦
日用所不可闕自全體言非義精者不能及
亦即朱子深淺大小之說近世崔君玉亦云
權有二義執中甚權之權事事皆用楊氏所
謂時措之宜是也嫂溺援之以手之權惟處
變用之可暫而不可常程子所謂能權輕重
使合義是也要之可與權者方能用中處常

處變一而已矣

許白雲曰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爲已然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旣明善惡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由於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閒適道猶就每事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謂守聖人所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應事之常爾或事變之來苟無定制固當隨時處中如稱之稱物必以錘移苟卻後以取其平所謂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

陳安卿曰權所以量輕重而使之合義不可直謂之

義也蓋亦有體用之分焉然處義未精者亦未可與權欲精其義者非物格知至者不能此程子所以謂義以上覆難說也

王船山曰朱子之言權與程子亦無大差別其云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與程子權輕重使合義正同宜即義也不要妙不微密不足以爲義也朱子曲全漢儒反經合道之說終與權變權術相亂而於此章之旨不合反經合道就事上說此繇共學適道進於立權而言則就心德學問言之學問心德豈容有反經者哉古云處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就天下之事言之經字自與變字對以吾之所以處事物者言之則在經曰宜在變曰權權亦宜也於天下

之事言經則未該乎曲折如云天下之大經經疏而緯密也於學問心德言經則經字自該一切如云君子以經綸凡理其緒而分之者不容有曲折之或差則經固有權非經疏而權密也經非疏而權非密則權不與經爲對旣不與經爲對亦不可云經權有排矣以已成之經言之則經者天下之體也權者吾心之用也如以經綸之經言之則非權不足以經而經外亦無權也經外無權而況可反乎在治絲曰經在稱物曰權其爲分析微密挈持要妙一也

又曰朱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語使然則獨伊周爲當有權而堯舜爲無權乎孟子譏執中無權初不論得已不得已易偁精義入神

利用安身則雖履平世居尊位行所得爲亦必於既
立之餘加此一段心德而況此但言學者進德之序
初未嘗有不得已之時勢若或迫之者故惟程子之
言爲最深密程子云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
聖人則是權衡也顯此爲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權
之定輕重猶矩之定句股而權之隨在得平甚所𢘉
量尤精於矩則必從欲不踰矩而後卽心卽權爲可
與權也如鄉黨一篇甚不見聖人之權若一往自立
則毋有子貢侍於夫子而侃侃如也夫豈不正乃以
準之於輕重固已失倫自非聖人盛德積中大用時
出其孰能必施之下大夫而不爽哉萬事交於身萬
理交於事事與物之輕重甚常待審於權者正等目

毋天理爛漫人事推移卽在和樂安平之中而已不勝其繁禨必待不得已之時而後需權耶易云巽以行權巽入也謂以巽入之德極深研幾而權乃定也如風從物甚微不微和順於義理而登其光輝焉有不得已而反經以行者乎故權之義自當以程子爲正

用語謹案朱子以可與權爲聖人處變之權故引湯武伊周事爲不得已而行之說而不廢漢儒反經合道之論船山則以可與權就學問心德言爲事事皆用之權故云非權不足以爲經而經外甚權以程子之說爲正

孫夏峰曰權卽聖之時字非專以伊周放君復辟爲

等例也事事有權時時有權惟聖人信手拈來恰好

爲難耳

彭啓岡曰何謂權曰虛活明塙之天體也如猬者祇

帶一分不取之意便不能衡量重輕

陸桴亭曰權祇是中字權稱錘也古人遇事必量度

以取中故借權以爲言孟子云權然後知輕重是也

既知輕重則中自出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又曰知理一分殊則可與權

焦廣期曰嫂溺援手以變通言權此權之一義耳求

事理之至當則守正之至如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者是亦權也不言變通變通至矣非權而何

何義門曰爲學必始於致知致知必在於精義權字

義理在其學時已見得大意祇是必待涵養踐履到義精仁熟然後時措皆宜惟變所適目若說可與立時尚不識輕重聖賢要此學問也楊氏所謂信道篤是誠身事權則誠能動物推之而通感之而化矣

汪雙池曰權最難言未能有守而言權鮮有不背道者孔子曰未可與權誠難之也但權有大小小事之權或人人能與如嫂溺援之以手之類大者則非化之不能大抵天下之事事事有經既有定經不必言權學者守之而已經至所窮處或先王制禮所不及到處然後不得不權以通之能權須是精義入神權所以善其經也

家懿息先生曰權之爲義公羊傳以權許祭仲曰權

者何反乎經然後善者也其解殊誤陸敬輿曰以反道爲權以任術爲智此古今所以多悖亂而長姦邪也胡五峰曰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苒卻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爲經故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竊謂權不可言反經乃通經之謂僅守經而不達變則拘執而有所不行故權衡其輕重以通之及權之得中而經之理益明張南軒謂所賢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正是也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正謂可與立而後可濟之以權云爾豈可誤認權字

用誥謹案反經之語先儒多辨之者以易爲權術權詭者所藉口反經而不合於道也若

反經而能合道又何惡乎反經故朱子猶取
之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
也夫何遠之有
馮厚齋曰古人說詩不必其本指也詩人之指謂思
其人而室邇人遠爾夫子謂道不遠人思則得之故
反詩人之言以明之也
胡雲峰曰孟子深得夫子之意故提出此一字曰心
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其教人益深切
矣
楊賓實曰理不外於人倫思君父兄弟朋友即是思
仁敬孝弟忠信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是以賢於

患誠陳氏櫟分上為患人下為息理缺欠理會

論語子罕第九畢